

第一百六十八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4月1日星期四

上午10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大川美雄先生（日本）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希尔先生

澳大利亚:

萨德利尔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德克莱克小姐

范登堡小姐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戈特泽弗先生

特拉洛夫先生

格林伯格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云女士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加西亚·埃尔南德斯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加泽兰小姐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普里夫人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毛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南吉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包勒德先生

巴雅特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秘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安德松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约南格夫人
伯格伦德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斯威夫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伯克小姐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霍因克斯小姐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帕尔多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68次全体会议开始。

委员会的各位尊敬的成员们，当我们在本次全体会议上开始工作计划之前，我愿在我就任委员会主席之际作一个简短发言。

今天是本委员会春季会议的第三个月也是最后一个月。在余下的几周时间内，我们不仅要从事这一裁军机构的正常工作，而且还要准备向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汇报我们在过去三年中努力进行谈判所取得的成果。

大家都希望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会取得具体结果，或至少可给予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中的进展以新的、迫切需要的推动力。在我国，日本人民的期望日益增长，几乎每天各主要日报上都刊载有一些关于特别联大或一般裁军问题的文章或社论。我想在其他许多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我还要补充一点，即日本人民极为关注我们在委员会中的各种活动。

在这一时刻，使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有机会担任这一有威望的国际论坛的主席。我担任这一职务既感到才疏力薄，又感到责任重大。我向你们保证，我将竭尽全力履行我的义务。

幸运的是，今年的两位前任主席伊朗的马哈拉蒂大使和意大利的阿莱希大使都十分称职，他们已完成了本届会议的大部分基础工作，为此我极其感激他们。我愿向他们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在二、三月份期间作出的巨大努力并最有效地领导了我们的工作。因此，在你们的指导与合作下，我的任务是设法以能端出去见人的方式结束本届春季会议。

在这方面，我愿向贾帕尔大使、贝拉萨德圭先生以及在他精干领导下的秘书处其他成员致敬。我还要说我在工作中多么需要依赖他们的支持和协助。

当然，我们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是完成一份准备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有意义的、适当的报告。与此同时，我相信各位尊敬的同事们都会同意我的意见，即我们不应只注意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而忽略了我们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长期目标 and 责任。让我们铭记住，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结束之后，我们还必须在夏季返回这一会议室，恢复我们的工作，并设法在实质性裁军问题的谈判中取得真正的进展。

在我结束简短发言之前，是否可准许我提及几个有实际意义的考虑意见，这些

(主席)

想法同我们在三月份的有限时间是相联系的。首先，我将尽可能努力作到——在你们的谅解与合作下——按时召开并结束会议。第二，我将寻求你们的合作，在本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以及非正式协商中发言时尽量作到简明扼要。第三，我愿提醒你们注意我在去年提出的建议，即我们也许可在工作中少搞点形式，当然我绝不是想否定我的前任所应受到的赞词。

我指望你们的谅解、合作与支持，以便我能够指导本届春季会议，使其圆满结束。

今天委员会继续审议议程项目6，“综合裁军方案”。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成员国愿意就有关委员会工作的任何其他问题发言的可以听便。

今天发言的有瑞典、阿根廷、古巴、澳大利亚、摩洛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代表。

现在我请第一位发言者瑞典代表利德戈尔德大使阁下发言。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主席先生，在听了你思考周全的发言之后，我的令人愉快的职责是作为第一个发言者祝贺你担任本委员会四月份主席的职务。

我要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衷心感激你在四月这一任务艰巨的月份里担任了主席。在这个月里，我们不仅要结束工作而且还要对工作做出有意义的总结，以便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供一个评估我们所取得的各种成果的良好基础。—我认为我说这些话并不是反对你提出的不要搞形式的呼吁，因为这并不是形式。

也许你比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更加直接地参加并致力于这些事务之中。除此之外，你在领导国际谈判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才能。因此，我们正是怀着极大的信心期待着你在四月份领导我们的工作。

对于你的尊敬的前任，我也愿讲几句话，也就是对他在三月份领导我们工作的方法表示赞赏。他在领导我们的工作时镇静自若，坚定不移，当然也运用了一位意大利外交官所有的全部外交才干。我想当他回顾上个月所取得的成果时他会感到极其满意。

今天我将要谈谈议程项目7，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

在空间时代开始后25年的今天，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方法繁多，它们都给通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讯、航运、气象和地面遥感等各个领域带来了很大的益处。毫无疑问，进一步发展外空这环境的和平利用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与此同时，外空之军事使用正在迅速变得日益重要了。实际上，迄今为止所发射的绝大部分卫星都具有军事使命。据估计，自从1957年空间时代开始以来，在所有进入轨道的卫星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为军事用途发射的。虽然相当一部分军事卫星的寿命的确是有限的，但是这些军事卫星仍说明外层空间正在大大地被军事化了。其他有关质量的因素更使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不采取行动防止这种发展，外层空间就可能变成一个未来的战场。

我们生活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今天的科学幻想小说很可能在明天就会变成现实。在军事技术领域里情况也如此，也许在利用外层空间的领域中，情况更是如此。仅在二、三十年以前，对大多数人来说，军事利用外层空间似乎还是一种幻想。但是今天外层空间已成为技术军备竞赛的主要场所。至关重要的是要防止继续把大量的人才和物质资源投入到这一新的领域中，去徒劳地争夺优势和讨价还价的筹码。最近进行的关于反弹道导弹（ABM）和弹道导弹防务（BMD）的讨论正是提供例子说明了各种可设想的发展，据信它们不仅造价昂贵，而且会起破坏稳定的作用。

显然，人们并不是在最近才认识到外层空间的这种威胁性的演变的。人们曾几次试图引起本委员会对这一问题的注意。我特别是想到了意大利和荷兰所作出的有见识的贡献，当然还有去年秋天联大通过的两项决议。在联大，苏联以及我刚才提及的西方国家为催促就这一问题进行多边谈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座的所有的人都知道，各种军事技术发展的速度常常超过裁军谈判的速度，这些发展使得在迄今为止尚未军事化的各种环境中也有可能爆发战争。我国政府以及其他很多参加本委员会的政府无疑都极其关注这一问题。

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种种努力。例如，签订了外层空间条约，它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大规模毁灭性的核武器和其他武器，并规定月球和其他天体只能使用于和平用途。然而条约的规定并不足以防止外层空间的总的军备竞赛。在这方面还必须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现在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上已提出了这一问题。这些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紧迫的问题，将在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中处理，对此我国代表团表示欢

(利德戈尔德先生, 瑞典)

迎。今年在本届会议的第一期会议期间进行了初步探索性的讨论之后, 我们认为, 应在1982年夏季设立一个拥有适当职权的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

两个超级大国在对外层空间进行军事和民用开发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因此, 它们之间已就防止在这一环境中进行军备竞赛的问题进行双边会谈是一项值得欢迎的进展。但是遗憾的是谈判已经中断。我国代表团认为, 非常需要尽早恢复谈判。

然而, 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享有的领域, 因此外层空间的利用或滥用是各国都关心的问题。尽管从技术上说超级大国显然是领先的, 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将会逐步利用外层空间。因此, 禁止这一领域内的军备竞赛自然也应成为多边谈判的议题。

在这方面还应注意的是, 卫星可以作为非侵犯性核查和侦察手段而在裁军领域中作出极其有益的贡献。众所周知, 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卫星侦察已被默认为是核查的手段。法国及时提出了建立国际卫星监测署的宝贵建议, 这一建议也是基于与上述相类似的观点的。这一建议设想成立一个能在国际核查中起关键作用的多边机构, 因而更显现有价值和高瞻远瞩, 因为人们不会普遍接受只掌握在世界上少数国家手中的核查技术。

然而, 根据议程项目7, 我们眼前关心的是如何才能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由于各种原因, 要从一开始就明确确定人们为了实现有效禁止而需作出的各种限制和禁止的范围, 那是极为困难的。这种禁止既要防止在外空的有害的发展又同时不能妨碍合法的活动。一个难题是: 某些外空系统既有军事用途也有民用用途。另一个难题是: 某些军事系统可能主要起稳定作用, 但另外的一些则可能起破坏稳定的作用。

一个基本问题是: 要考虑是集中力量力求禁止或限制各种空间的武器系统呢, 还是要力求禁止或限制某些可构成对空间物体的干涉或攻击的活动或行动。也许需要把这两种角度结合起来。

首先, 恰当的做法似乎是应决定需要把有关条约——如1968年外层空间条约、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及其随后的议定书——中的各种条款加以完善到什么程度, 以便管住现有的和估计会有的外空战的各种进展。

作为一条原则, 大家必须在早期就对下述问题达成协议, 即禁止应包括所有的军

(利德戈尔德先生, 瑞典)

事卫星, 还是主要禁止那些主要是并日益成为地面战争武器系统组成部分的空间系统。

另一个具有原则重要性的问题是:若对军事空间系统的研究、发展、试验和生产加以限制, 那么, 限制到什么程度才是可能做到的并且是可取的。

第三个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是人们应缔约一项全面性的公约, 还是采取逐步进行的办法。如果是选择了后一种办法, 那么恰当的做法似乎是拟定一份优先项目的清单, 首先谈判那些最咄咄逼人的发展。譬如, 不难想象的是, 应在最初阶段讨论反卫星战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中也包括有各种关于定义的复杂问题, 尊敬的意大利代表已于星期二恰如其分地阐述了这一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 所有的旨在妨碍起稳定作用的各种外层空间用途的装置都应予以禁止, 不得干涉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核查。同时, 人们还必须看到, 空间强国若同其他国家发生军事冲突, 在为军事目的进行空间通讯联络方面就存在着不对称问题。现在有相当数量的卫星是为早期预警目的设计的, 如果销毁这些卫星, 对方就可以进行突然袭击。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破坏稳定的图谋必须加以禁止。

瑞典认为, 外层空间也应同月球和其他天体一样, 只能用于和平用途。然而, 外层空间经常和广泛地被用于军事目的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因此, 防止这种活动, 使其不得妨碍现在和将来为了民用和和平用途而利用外层空间, 这是至为重要的问题。

显然, 监测外层空间的军事活动和核查遵守今后制定的各种限制和禁止规定将会带来种种困难的政治和技术问题。我国代表团非常重视这一问题, 并愿强调指出有必要为这些问题寻求多边解决的办法。

人们对于外层空间方面目前的以及潜在的军事发展的一般了解是相当有限的。和在其他全球性军备竞赛的领域中一样, 在这方面, 过份的保密是导致竞赛的主要原因。如果主要空间强国真正愿意达成大家会普遍加入的协议, 那么它们就应开诚布公地提供情报并回答在本委员会中必定会向它们提出的问题。因此我国代表团敦促它们不仅要恢复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双边会谈, 而且还要向委员会递交一份有关它们在会谈中所遇到的实质性争端和问题的综合报告。这将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讨论这些问题并在同主要的军事强国所作的双边努力并行不悖的情况下取得进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展。

毫无疑问，各空间强国，特别是主要的空间强国对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负有特殊的责任。在空间技术领域取得的进展扩大了主要强国同世界社会大多数成员之间的差距。然而，如果认为目前这种少数国家垄断的现象将永远不变，那就错了。人们越是尽早认识到并接受这一点，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取得进展的前景就会更好些，这对我们大家都会有益。

在外层空间进行无益的军备竞赛既会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又进一步加剧我们星球上的不安全。要避免这种无益的竞赛为时还不晚。但是时间是裁军谈判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等待的时间愈久，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就愈感困难。

主席：感谢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阿根廷代表卡拉萨莱斯大使阁下发言。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正如你在会议开始时所指出的，去年当委员会非正式审议提高工作效率问题时，你和我都坚决赞成废除委员会所有成员向新主席表示祝贺的仪式，并赞成由一位代表来履行这一愉快的任务。然而，正如你所说，要放弃一种确实反映真实感情的做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极其愉快地表示，我们对于由你主持四月份的审议工作感到满意，并祝你获得成功。你的成功也就是我们的成功，因为通常在会议的最后一个月中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并且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以便圆满结束我们在这三个月中的工作。为此目的，你可指望阿根廷代表团的坚定不移的支持。

与此同时，我愿向刚离任的主席、意大利的阿莱希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诚挚谢意，感谢他在上个月以十分有效的方式领导了委员会的审议工作。他的领导水平不仅体现在我们的各次正式和非正式会议中，而且也体现在本会议厅以外所做的一切工作之中。并不是我们大家都有机会知道、特别是认识到他在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同时进行过多少次的协商，他的工作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极其重要的。他以意大利外交官通常所具有的特征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我谨怀着真诚的愉快心情向他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最热烈的祝贺。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今天，我将谈谈议程项目 3，即“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根据《最后文件》中第 59 段的规定——大家都熟悉该规定，因此我就不引用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已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来审议这一问题。但是，我想指出的是，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在第 59 段中所发出的呼吁只不过是实现载于第 56 段中的根本目标之前的一种过渡性措施，第 56 段中说“防止核战争危险和防止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的保证是核裁军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阿根廷共和国都表示它认为：“最有效的保证”——我谨使用《最后文件》中的词句——或许，按照“保证”一词的真正含义，一个国家可享有的唯一生存保证就是禁止和销毁核武器。

无须重复的是，现在这一基本目标比过去更加难以实现了。

然而，在过去连续的三年中裁军谈判委员会都为这一问题设立了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并在 1982 年再次设立了特设工作小组。该小组做了有益的工作，明确了存在的问题，澄清了各自的立场，提出了各种共同方案的建议，并设法采取可代替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的步骤。正如大家一致认为的，这样一种国际文书是理想的目标，但又无法实现，至少在目前是无法实现的。

联合国大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在第 36/95 号决议中重申迫切需要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并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表现必要的政治意志，以便就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态度，特别是共同方案达成协议”。

特设工作小组在 1982 年举行的各次会议表明，应提供保证的各国——即核武器国家——的立场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一段时间以来，它们已经对自己的态度进行了所谓的“具体化”，这些态度的基础是它们的战略思想和各自单方面发表的宣言。这些各不相同的宣言中都载有各种条件、要求和例外条款，这样就减弱了各项宣言的价值，使它们成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无法依赖的毫无意义的保证。

鉴于这些顽固的立场和该工作小组所做的全面探索性工作，我国代表团认为，今后显然应在核国家政治意志领域中采取进一步步骤，而没有必要继续无限期地进行几乎完全局限于重复已阐述过和讨论过的观点的政治性辩论。在我们的议程中还有尚未深入讨论过的其他项目，也许这些项目可提供取得成功的较好前景。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因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即委员会是否应暂时停止——我强调是“暂时”——其为所谓的“消极保证”一直在作的各种努力，并如工作小组主席巴基斯坦的阿赫迈德大使于1982年3月16日在发言中所建议的那样坦率地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讲清这一问题。也许联合国大会可以对这些讨论给以新的推动力，核武器国家也可利用这一机会宣布更加符合无核武器国家愿望的、新的政策，以便使无核武器国家能受益于这些保证。为了使这种做法具有某种意义，它们必须对这些保证感到满意。

阿根廷共和国继续认为，证明这种努力有效的唯一措施是制订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不带有任何条件或限制范围的国际文书，它将保护所有的无核武器国家，并包括一次保证，承诺有效地争取核裁军，以求导致真正名符其实的保证，即消除各种核武库。

特设工作小组的经验表明，我们还很难实现这一目标，大家建议或提及的所有的备选方案（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类似的单方面宣言、等等）都只不过是对于一些本身就没有重要价值的东西加以限制或加以废除。

只要仍有核武器可供使用，一项所谓“保证”公约就只不过是一种治标剂，它留下大量的问题无法得到解答。难道能真正对一项意向声明进行核查吗？难道能确信，一个认为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核国家将不会使用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进行自卫？即使受到攻击的国家是一个不受保证所保护的不同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与此毗邻的一个据称是受到某项“保证”所保护的国家的领土难道就不会受到核战争的影响吗？

然而，我们很多人都在自问的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都不应妨碍我们寻找加强——即使只在很小的程度上——作为世界一部分的各国安全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一场核灾难的可能性似乎是在日益增长。

国际社会将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这一机构中阐述和提出它对这一越来越成为人们心目中最为重要问题的看法。大家希望这届特别联大将会在恢复议程项目3的谈判工作方面获得成功。这是各核大国所面临的又一挑战。关于这一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核大国在设法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合法关注作出反应方面所表现出的魄力和灵活态度。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事实上，所有涉及核武器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连的。可以说，如果采取措施来防止一场核战争，那就将加强所有国家、至少是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

在这方面，提一提第 36/81 B 号决议也许并非是不合时宜的，该决议在最近的联合国大会上得以协商一致通过，在决议的第一段中敦请“所有核武器国家将其确保防止核战争方面的意见、提案和具体建议提交秘书长……（以供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审议）”。

据我国代表团所知，尽管第 36/81 B 号决议中所规定的时限，即 1982 年 4 月 30 日，已经非常临近，但是核武器国家都没有对联大的这一呼吁作出响应。

然而，这一进程毕竟是开始了。根据该决议执行部分第 2 段的规定，印度政府于 1982 年 2 月 8 日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它的观点以及有关防止核战争的各项提案。我相信，这些提案将在下届联大会议上得到认真审议。

正如我们在过去曾多次阐明的那样，我国代表团认为防止核战争仍然是具有最为优先地位的问题，我们还认为如果四年前《最后文件》已阐述了这一观点，那么今天这一问题——如果可能的话——就变得越发紧迫了，因为从那时到现在的一段时间使得这一威胁更加迫近了。

因此，合乎逻辑和必然应做的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应认真注意这一问题，并且为了使审查工作产生具体、可行和积极的成果，所有有关国家、主要是拥有发动核战争手段的大国必须义不容辞地提出各种提案和具体建议。

因此，人们希望曾促使第 36/81 B 号决议获得通过的这一目标将真正得以实现。如果实现了这一目标，这就是对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一国际会议已成为我们注意的中心。

主席：感谢卡拉萨莱斯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古巴代表索拉·比拉大使发言。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大川大使，首先我愿就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四月份主席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最诚挚的祝贺。我们相信在你的干练领导下——正如你在担任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时所再次表现的一样——本谈判机构将圆满结束其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

今年的春季会议。也允许我向你的前任阿莱希大使表示祝贺，祝贺他在三月份期间有成效地领导了我们的工作。

本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对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进行谈判。我们认为该小组是已经完成了有意义的工作的小组之一。许多年来国际社会一直鼓励着为此目的所作的努力。特别是本谈判机构已经花了相当大量的时间讨论这一问题。

虽然在本委员会工作的初期，该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是有限的。这使所有代表团都感到不满意。但是这一职权范围终于在今年得以扩大，该小组，至少在技术方面讲，完全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成功地完成其工作。

但是，军备竞赛再次开始升级——即开始制造二元化学武器的决定——似乎使很多代表团对该小组工作所寄予的希望破灭了。

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最近在哈瓦那召开的第十届世界工会大会上发言时说：“在目前情况下，改进任何一种武器都会引起必然会导致进一步发展武器系统的连锁反应，并使过去的战争手段过时，以致很快被淘汰。这类武器系统的造价每天都在增长，而这类武器系统的有效时间却在逐日缩短。这就是日益加剧的军备竞赛的荒谬而不合理的逻辑。”

决定推迟批准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决定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核导弹，以及最近决定开始制造核中子武器，这些决定就如同是一个灾难性的锁链，而制造这一新一代的化学武器则是在这一锁链上又增加了一个环节。

正如人们所正确指出的，二元武器的生产使得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更为复杂得多，因为它将对毒性的确定和与核查有关的一些方面起消极影响。

一年前，即1981年3月26日，加拿大代表团在其提出的第CD/167号文件中提及后一问题的复杂性时指出，如果美国决定重新加强其二元武器的能力，那么局势将会变得更加紧张。不幸地，这一预言已见兑现。

为生产这种新一代化学武器辩解的论点基于威慑的理论，因此，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这些论点。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

3月25日，美国代表在本委员会上发言时说，有效禁止化学武器是增强其自身的安全以及其盟国和不结盟、中立国家安全的一种方法。在这方面，我作为不结盟国家的一位代表必须要指出，加剧化学武器的竞赛不能实现这一目标。二元化学武器不仅不能保护世界各国的安全，反而通过把过去只被用于和平用途的物质置于化学战剂之列而增加了各种危险。

同样，由于上述原因，第CD/264号文件中的种种论点也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这些论点的基础也是威慑政策，它们把根本不存在的、想象中的危险戏剧化，其目的是使人们认为寻求实现的目标是加强防务，而实际上它们是要用实力地位强迫进行谈判。

现在可较容易地理解为什么要提出在一些地区曾使用化学武器的虚假和有倾向性的指控的原因了。现在更为清楚的是，其主意是要左右舆论，以便尽可能地消除对化学军备竞赛再次升级的反对意见。

这种新一代化学武器的生产严重地阻碍了本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阻碍了特设工作小组在禁止范围、毒性标准、转让、储存和生产设施的公布以及核查措施方面的工作。

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说明下述情况就足够了，即可用作二元混合剂各种成分的神经毒性物质的数量不仅有增长的趋势，而且也使人无法预料到其他有毒性作用的物质的发展。

关于毒性标准，委员会已经得知还存在相对立的标准。有人指出，我们认为这是对的，无论是前体还是最后的产品都无法确定二元物质的毒性。

首先，二元物质将会被纳入毒性较低的一类；第二，最后反应产生的副产品的作用很可能不为人知。

关于转让，应指出化学武器扩散的危险正在日益增长：因为实际上无法区分用于商业用途的化学物质和用于武器用途的化学物质，所以就很难确定某些交易的目的。

因而，要证明发生了违反规定的事件也是极其困难的。

值得注意的是，要公布化学武器的储存和公布生产设施变得更加困难了，这是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

因为为商业目的生产的化学物质也可能被用来制造二元武器。还应指出的是，这也会影响那些不拥有化学武器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将不得不提供有关其经济情况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可能会被故意用于阻碍该国的发展。

最后，我愿简单谈谈核查措施的问题。毫无疑问，二元化学武器的发展已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而我们已经讨论多年的控制方法似乎也无法确实保证某个特定的国家是否拥有二元武器。

可为双重目的服务的以及既可用于民用工业、也可用于军事工业中的化学物质的存在削减了某些代表团如此坚决支持的所谓现场视察的有效性。也可以这样说，这种局势帮助某些国家隐瞒它们用于化学武器的资金，这样也就影响了我们在早些时候所提及的公布工作。

鉴于上述原因，十分有必要认识到国家核查和控制制度的重要性，在这种制度下，有些国家因为这一问题有关声誉，所以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保证严格遵守一项就此问题达成的国际协议。

以国家核查制度为基础来检验一项协定，从国际核查措施角度来看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由协定的缔约国直接参加检验该协定将会防止对这类协定执行情况产生的疑虑和猜疑，并可保证进行有效控制所必需的收集资料工作不会受阻碍。

最后，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苏、美就这一问题在委员会外所进行的双边谈判的重要性，然而现在该谈判已被单方面地、无理地中断了。毫无疑问，恢复这些谈判将有助于解决在禁止化学武器方面以及特别是在大家要求委员会在这一领域中所做的工作方面所产生的很多问题。

主席：感谢古巴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摩洛哥代表斯卡利大使阁下发言。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你会理解，我不得不说的是摩洛哥代表团极为高兴地看到你主持我们四月份的工作。

你致力于裁军事业以及你的人道精神只是部分地说明了你为了把贵国——摩洛哥的亲密朋友——所作的宝贵贡献带到本委员会的工作中来所表现出的良知和热情。

(斯卡利先生, 摩洛哥)

你的这些优点连同你的谦恭有礼和敏锐的洞察力——所有这一切反映了你们民族的伟大文明——使你的观点和意见在这里受到了尊重和赞赏。

我们相信, 在你的领导下, 你的前任即尊敬的意大利代表阿莱希先生所启端的工作势头将得以保持和继续发展。

今天, 我愿在发言中谈谈我国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 即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的问题。

你们都知道, 近20年来所有的无核武器国家一直关心着这一问题。在一些国际论坛中也曾作出过认真努力, 譬如在1968年召开的无核武器国家会议上和在拟定不扩散条约时所作的努力。

应当指出的是,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 这些努力的目的都是为了使无核武器国家解除对其使用或威胁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所感到的忧虑。这些国家想要获得核武器国家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 即它们永远不对任何保证不获得这类武器的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这些努力已产生了众所周知的结果, 即安全理事会第255号决议(1968年); 大会第2936(XXVII)号决议以及五个核大国单方面发表的五项声明。

摩洛哥已经同其他无核武器国家一起通过加入《不扩散条约》而保证不以任何方式获得核武器, 并在那次审查不扩散条约的会议上力求获得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保证。

因此, 在1975年召开的第一届审查会议上, 摩洛哥代表团要求会议通过一项同安全保证有关的国际文书, 使其成为《不扩散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并不想详尽论述这些努力所产生的结果。因为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所产生的结果。

在1978年召开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 联合国大会又再一次推动了在这一领域中所作的各种努力。例如, 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第59段中联大注意到了核武器国家发表的声明, 并敦促它们继续努力, 做出有效的国际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我国认为包括单方面声明在内的各种成果还是不够的, 但我们十分满意地对第59段得以通过表示欢迎。我国对裁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军谈判委员会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采取的方式也表示欢迎。值得忆及的是，本委员会在1979年就为此目的任命了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在本届会议召开之前该小组是在尊敬的埃及和意大利的代表的干练领导下工作。现在该小组又得益于巴基斯坦的阿赫迈德大使的经验和才干。

虽然我们不能低估若要获得可纳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中的共同方案所面临的重重障碍，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以实现这一目标。

在委员会中进行的各种讨论使我们有可能：

- (1) 确定有关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承诺的某些组成部分；以及
- (2) 对可能代替一项共同办法或共同方案的备选方案进行具体分析和比较。

该小组在四届会议期间所进行的各种讨论使大家对我们所面临的种种主张有了具体的了解。现在我们面临着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规定无条件地、无限定地或无限制地提供安全保证；另一种办法是要求达成某些标准，以便确定哪些无核武器国家将享受安全保证。

我国代表团代表着一个已经作出了具有约束力承诺的国家，我们不能接受某些核大国提出的一些条件。我们尤其不能同意还要求象摩洛哥这样的无核武器国家再作出其他的承诺。

我们不能同意的是，象摩洛哥这样的《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只能等待在其所处的地区建立了无核区才有权享受安全保证。摩洛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使在非洲和中东建立无核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南非的彻头彻尾的消极态度，在过去二十年中为使非洲大陆非核化所作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使中东非核化的种种努力也遭到了以色列的蓄意阻挠。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些事实，就会理解我们对这种主张的态度。

摩洛哥还不能同意的是，向一个《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提供安全保证将取决于它是否加入了一项不在其领土上放置核武器的协定。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各项国际安排的形式，摩洛哥代表团曾几次阐明它赞成就此问题缔结一项国际公约。

我们十分高兴地注意到对这样一种办法在原则上没有反对意见。

(萨德勒先生，澳大利亚)

主席：感谢斯卡利大使的发言以及他所说的一番非常友好的话。现在我请澳大利亚代表萨德勒大使阁下发言。

萨德勒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谨怀着极其愉快的心情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委员会的主席。澳大利亚同你所代表的国家不仅有着牢固的区域性联系，而且有着特殊的条约关系。

我还愿向你的前任、尊敬的意大利大使阿莱希先生表示赞赏。他以高效率的、敏锐的方式领导了我们的工作。在十分艰难的国际时势中本委员会之所以在几个重要领域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这在不少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个人所作的种种努力。

现在我愿谈谈议程中的两个项目，即化学武器问题和放射性武器问题。

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可以多少感到满意的是在，优先项目和时机问题上我们有正确认识，从而导致设立了一个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此外，该工作小组还具有拟定禁止这类武器协定的职权。

世界公众从这种或那种角度出发，越来越注意这些极其凶残和荒唐的战争工具。在世界上人们对这类战争工具的存在一事越来越感到忧虑。大约70年前第一次可怖地使用化学武器以来，这一问题一直是一个令人激动的问题，现在也仍然这样。感情之激动并不是进行说理性辩论或实质性谈判的良好基础，但是它却能推动人们寻求缔结一项旨在销毁这些武器的公约，并使这项工作具有紧迫感。

在某些重要的领域中已就实现并拟定这样一项公约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譬如，对这样一项公约的必要性已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并一致认为本委员会是谈判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恰当机构。大家还一致认为化学武器具有相当大的军事价值。目前在对该类武器的宣传中对这一点并没有争论。的确，用化学武器来对付平民和未能得到恰当保护的人显然是极为有效的，正是这种高度有效性使得人们禁不住想依靠这种武器，同时也使得禁止化学武器的必要性极为紧迫。

如果某种化学品被用于当今世界很多地方所发生的冲突中，那么毫无疑问这些化学品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伤亡。假如在欧洲军事战区的一方或双方都已大规模地部署了化学武器，那正是因为某些军事偶发事件中使用化学武器会带来起决定性作用的优势，甚至在被攻击的目标具有某些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假如化学

(萨德勒先生，澳大利亚)

武器的能力将有所提高，例如二元武器之发展，那么这正是因为提高能力可有助于达到威慑的目的。在这里，我并不想估评关于这些问题的各种公开的报道，但是我将谈及委员会的任务时阐述这些问题。

在我们作出各种努力禁止化学武器中，尚需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即范围和核查的问题。范围问题，其中包括是否应禁止使用的重要问题，是个有争论的问题。然而，大家再次对某些根本点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其中一点就是承认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该议定书规定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尽管它并没有全面禁止。这份议定书是很不完善的，因为它的措词含糊，并且不够全面。然而，1925年的议定书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即它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已成为约束机构的一部分，并且有很多的缔约国。有必要在我们现在正努力拟定的新的公约中提及议定书，因为不论在新的文书中规定什么范围，它都是基于1925年所取得的成果。应把我们的公约，也许可在公约的序言中，同这一议定书连系起来。这样做就可加强议定书。这种加强工作也是相互起作用的。国际社会要禁止化学武器的决心就会非常明确。

过去一些代表团曾表示担心新的公约将会产生削弱1925年议定书的影响。我认为他们不必担忧。在原有条约的基础上制订另一条约，并不会削弱原有条约的法律作用所承担的承诺也不会变得含糊。若某个国家是一项协定的缔约国，但并不是另一协定的缔约国，该国仍然受其已作出的承诺的约束。如果受两次条约的约束，所承担的承诺同样也是明确的。实际上，看来1925年议定书的所有缔约国都可能会加入新的公约。

在范围标题下的另一个协商一致同意的根本问题是用途标准的定义。大家普遍同意将允许生产、储存、保留和转让某些剧毒化学品。譬如，这些化学品将包括各种药剂。区分准许使用的化学品和禁用化学品的根本标准是这些化学品的目的。关于一般用途标准的定义是，也必须是，我们旨在缔结的这项条约的基础；其他所有的定义都以这一定义为依据。在类别定义中，即剧毒性致死化学品、致死化学品和其他有害化学品，用途的标准将决定哪种化学品将被或不被禁止。

适用于化学战剂的用途标准是指制造这些化学战剂的目的。生产化学战剂用于军事冲突中，是为了获得军事优势。因此，实际上用途标准是指获得军事优势的具

(萨德勒先生，澳大利亚)

体活动，即在战争中使用化学品。换句话说，一般用途标准已涉及了在军事冲突中使用化学品。因此，禁止使用有毒化学品和禁止生产和储存有毒化学品看来都是合乎逻辑的。

从另一种观点来看禁止使用也是合乎逻辑的。在一项化学武器公约中，旨在确定公约是否得到遵守的条款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可能适用，即有人提出了正在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建议或消息。你们也许会认为这是一个悲观主义的说法，按当代的术语可把它称之为是“最糟的局面”，但尽管如此，这种说法还是现实的。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公约中必须规定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并应根据其本身之是非曲直进行调查和核查。我们不应设制人为的约束，只对那些次要的、较为间接的违反行为——如非法生产或储存——进行核查，这只会使各种核查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既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仍涉及使用问题：如果我们的努力是成功的话，那么唯一能证明的就是不使用化学武器。不论是否有人非法生产、储存或转让化学武器，只要无人使用这类武器，世界各国或世界公众舆论就不会真正对此感到关注。

最近有关在各种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既直接影响了我们在新的公约的范围方面的工作，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在公约的核查条款方面的工作。联合国正在研究这些报告，但是却遇到相当多的障碍，其中并非最小的障碍是缺乏一致同意的机构。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的调查工作进展极为缓慢的部分原因。收集和评估与联合国小组的调查工作有关的材料的程序也被破坏。应吸取的教训是我们力求缔结的公约必须能应付这类不测事件：它必须禁止使用，并且必须设立申诉和核查的机构。在这些方面，已提出了很多明智的意见。在这些意见中还包括把新的公约同现有的各种文书联系起来的建议。在特设工作小组里，还提出了设立一个协商委员会的具体建议。还有一项过去虽未在委员会中提出过但却不应完全忽视的建议，即由一些一致同意指派的中立国家组成一个小组，该小组具有专门的核查技术，并可迅速调查协商委员会提交的各种案件。我之所以提及这些意见，不仅是要表明我们的工作十分紧迫，而且也要表明我们不应拒绝考虑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可供我们选择的各种各样的方法。

自从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始讨论这一议程项目以来，本委员会一直得益于各位专家的帮助。各国代表团得以从他们那里吸取技术性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灌输给工

(萨德勒先生，澳大利亚)

作小组。这有助于工作小组的正式会议，也有助于工作小组围绕着解决象毒性确定这样的具体问题所单独进行的工作。澳大利亚代表团认为现在是推进我们这项工作中这一重要方面的时候了。一旦确定了这一问题的政治必要性，就应获得各种技术上的意见。技术意见反过来又可帮助得出政治必要性，并且的确可以确保这种必要性是真实的、或是有牢固基础的、或是明智地制订出来了。我国代表团认为，关于象核査这类问题，澳大利亚将大力帮助工作小组了解可获得什么技术以及如何能把这些技术应用于我们的工作中去。我们一贯支持——譬如说——芬兰在这一领域中的工作，我们认为这一工作将被证明是有价值的。鉴于这一原因，我们认为应进一步研究远距离持续核査(Recover)的技术。因此我们认为化学武器的专家们应在八月再次在这里召开会议，根据第30号工作文件中的建议，探索新的公约中的技术问题。

在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二元武器的议论。我国代表团对化学武器的任何新的发展都感到遗憾，不论这种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将对停止任何新的发展，其中包括二元武器的发展，感到高兴。但是必须公正地看待一些根本问题。首先，二元武器不过是这类武器各组成部分的总合：即已知各部分的已知总和。正如南斯拉夫在第CD/266号文件中所紧急指出的，为了拟定我们的公约，可把这些组成部分称之为前体，或更确切地称为“关键前体”。和那些用于制造非二元型化学武器的化学品一样，这些组成部分也要服从同样的程序。因此，关于二元过程——包括在使用中产生的化学反应——在公约中将以对待在化学工厂中通过化学反应生产化学武器的过程同样地加以处理。第二，在口头上最坚决反对化学武器这一发展的人是否赞成禁止二元武器？如果赞成的话，他们打算作出什么具体安排对这种禁止进行核査？我国代表团认为，禁止二元武器的核査工作同禁止其他化学武器的核査工作是一样的，因此在这种核査工作中当然要包括现场视察。最后，时钟不能停止，更不能倒拨。假如我们禁止了二元武器，并且是有效地、可核査地禁止了，我们仍必须对付二元武器的潜力。在力求制定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有可能在战斗中通过混合两种化学物剂来制造一种武器。换句话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会遇到二元武器的问题：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难题，不同政治有任何联系。

(萨德勒先生，澳大利亚)

关于这一项目，最后我想谈谈同工作小组的活动有关的问题，该小组的主席是专心工作的波兰的苏伊卡大使。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得以扩大。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小组的新职权范围允许以化学武器公约草案各项备选组成部分的形式提出具体的措词方案。各国代表团对这一进展的反应也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我国代表团认为，工作小组可以大家一致同意的主席的声明的形式就小组目前的工作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交一份积极的报告。我们认为，工作小组可在夏季复会之后再前进一步，设法对已提出的各种新的备选组成部分进行合理的处理。同时也处理构成工作小组——该小组的主席是尊敬的瑞典大使利德戈尔德——去年报告的各项组成部分和注释。这样一来，将意味着在年底之前必须完成大量的拟定化学武器公约的工作。很多技术上的细节有待解决。也许到那时还不能彻底解决范围的问题以及同其他文书的联系问题。然而，我们必须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应在很大的程度上满足世界公众对在禁止化学武器方面取得真正进展的期望。

现在我谈谈放射性武器的问题，一些时间以来澳大利亚代表团尚未在全体会议上详尽阐述这一问题。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集中精力努力在工作小组中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就会取得更多的成果。由于两个原因，我们认为现在是发言阐述工作小组各项工作中某些问题的时候了。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尊敬的匈牙利大使科米韦斯先生去年所奠定的牢固基础上，并在今年的小组主席、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韦格纳先生的干劲十足的领导下，工作小组的确有可能在被称之为放射性武器这一传统论题的谈判工作中取得进展。第二，工作小组已经开始认真研究如何能禁止攻击民用核设施的问题。

关于涉及传统物质的案文，去年澳大利亚曾力求就什么叫放射性武器下一定义。今年，我们在工作小组中提出了四种不同的定义。我们这样做时并不奢望设想出一种可满足所必需的严格的技术要求的定义，而只希望可以推动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有创见的看法。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我们是获得了成功。我们真诚地希望，一旦确定出了技术上站得住脚的定义，尚未发表的政治方面的异议不会妨碍最终把这一定义写入一项条约。人们呕心沥血努力制定一项不会被看成是把使用核武器合法化的定义。

(萨德勒先生，澳大利亚)

假如迄今为止尚未表达出来的对这种做法的疑虑将要否定这样一种定义，人们无疑将对此感到沮丧和失望。

关于正在拟定的放射性武器公约中的其他条款，参加工作小组的各位代表所采取认真态度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们坚决赞同主席的观点，即我们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设法尽可能地接近一项一致同意的条约。

坦率地说，我国代表团一直把一项放射性武器公约看成是起码的裁军措施。然而，我们也把这一公约看成是值得坚持的、通向裁军道路上迈出的新的一步。此外，就一项公约的草案达成协议，甚至是靠近达成一致意见，都会鼓舞我们进行工作并有助于确保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获得成功。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迅速解决这一特定的难题，以便更加信心百倍地去解决我们议程中存在的更棘手的难题。

关于拟议中的禁止攻击民用核设施的问题，澳大利亚仍然在考虑如何才能最为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把这一问题同对传统的物质的谈判连系起来，而使两者都没法进展，那就不会有什么好处。甚至我们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就已证明，禁止攻击民用核设施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这要求并的确需要有一个工作小组不搞其他任何事务而专门注意这一问题。例如，有人争辩说，核设施为敌对目的散布出的放射性物质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因此应禁止攻击所有以任何方式拥有这类物质的设施。虽然这个想法听起来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不仅是有关核查、识别和标明有待保护的设施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有恰当地划定周界和保护区的界线方面的问题。此外，很多国家都拥有为各种广泛用途使用或处理放射性物质的设施，因此要禁止攻击所有这些设施立刻就会碰到无法克服的实际困难。

因此，委员会必须认真研究定义问题，特别是对处于较低那头的、危险性较小的东西。在这些东西中包括诸如废燃料储存设备、核研究机构、负责处理被辐射物质的工厂以及在各工厂之间转运的放射性物质。澳大利亚是一个拥有这类处于较低那头的设备的国家，我们很愿看到充分交换对向工作小组提出的所有选择方案的想法，以制订一项定义来规定未来的条约应保护什么种类的设备 and 设施。因此，我们欢迎各国代表团对这种讨论提出技术情报和专业知识的。我在结束发言之前愿强调指

(萨德勒先生，澳大利亚)

出，我国代表团愿意考虑禁止攻击民用核设施中所包含的各种问题，并在通往相对来说尚未规定航程的旅途中期望向所有的代表团学习并同它们进行合作。

主席：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中国代表田进公使阁下发言。

田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热烈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四月份会议的主席，我相信由于你的外交才干和丰富经验将引导裁委会完成春季会议最后一个月的繁重任务。我对上月主席意大利阿莱希大使出色地进行了大量工作，表示赞赏。

现在，我愿谈谈对综合裁军方案问题的看法。

综合裁军方案的制订是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委托给裁委会的任务。这体现了世界人民希望通过“方案”来制止军备竞赛和推动裁军的迫切愿望。自今年一月份综合裁军方案工作组复会以来，在干练和富有经验的罗夫莱斯大使的主持和安排下，开了很多次会议，进行了大量工作。在此期间，各国代表本着认真的态度对“方案”的组成部分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频繁的磋商，进一步明确了彼此的立场和观点，并在一些问题上逐步形成不同程度的相同意见，取得了一定进展。在此，我愿对二十一国集团在这一工作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表示赞赏。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方案”的阶段、性质和时限等概念性问题上，在有关“方案”的措施部分，以及审查“方案”执行情况的程序问题上，各方还存在分歧，离达成协议有不少距离，还需作出更大努力。

我们认为，要使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能对裁军进程起实际的促进作用，如同有些国家代表所说的，需要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通过的最后文件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方案”应规定分阶段实施的具体措施，而不应仅是罗列各项措施。为了推动裁军的进程，开头阶段的措施是更为关键的。这一阶段的措施应尽可能规定得具体些。措施的确定应紧密联系当前军备竞赛加剧和战争危险增长的实际情况，体现拥有最大武器库的国家首先裁军的原则，以便使各项措施的实施能够制止军备竞赛和减少战争的危险。关于“方案”应包括几个阶段，各方一般认为至少应有三个阶段：

(田进先生，中国)

第一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并可根据需要把中间阶段再分成两个或三个阶段。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

关于“方案”是否应规定“时限”的问题，各方分歧较大。我们认为，各个阶段应有一个指示性的期限。这样可以加强对实施各项措施的紧迫感。如果没有任何期限，各国不承担在期限内实施措施的任何义务，则“方案”就会大大减少其实际意义。在规定大体期限的同时，确定适当的审议机构和程序也是必要的。定期进行审议不仅可以促进方案的执行，也可以通过审议对下一阶段的措施作必要的调整。因此，审议一般可在每个阶段的结束时进行，也不排除在需要时在一个阶段的中期进行审查。我们同意应该发挥联合国在审议“方案”执行方面的中心作用。我们还认为，如果参加谈判的各方确有通过制订“方案”来推动裁军的意愿，在通过认真谈判制订出“方案”后，理应对其实实施承担义务，有责任切实贯彻执行。

目前，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召开日益临近，但是，“方案”的各个组成部分，特别是最有实质内容的“措施”部分的文件中还包括大量括弧，这一现象不能不使大家感到关切。正如有的代表指出的，谈判的成果的取得，决定于进行谈判的意志。我们认为，还应该明确指出的是，制订“方案”的任务能否完成，主要取决于拥有最大武器库的超级大国是否有停止军备竞赛和实行裁军的意愿。尽管它们不好反对关于它们对裁军负有特别责任的原则条文，但是在讨论和谈判具体裁军措施的过程中，却往往把不结盟和中立国家要求它们采取裁军行动的合理建议放进括弧。这是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主要障碍。

此外，在会议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到当前总的国际形势对裁军谈判所产生的影响。超级大国加紧在世界各地的争夺，加剧军备竞赛，霸权主义继续对主权国家进行侵略占领，使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和谅解遭到破坏，使裁军谈判处于不利环境，这必然也对“方案”的制订工作增加无形的困难。因此，为了成功地制订“方案”和使“方案”得到实施，具有关键意义的是，超级大国改变它们的立场，用实际行动来表明它们所声称的裁军意愿。

(田进先生, 中国)

最后, 我愿表示中国代表团将继续同各国代表一起共同探讨, 为完成制订“方案”的任务作出努力。

主席: 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印度尼西亚代表苏恰斯纳大使发言。

苏恰斯纳先生 (印度尼西亚): 主席先生, 首先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诚挚地祝贺你担任本委员会四月份的主席。鉴于大家期望委员会能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贡献, 你在委员会1982年第一期会议的最后一个半月担任主席是委员会将完成其工作的良好征兆。我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长期以来你一直置身于这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工作。这一因素, 再加上考虑到你干练地代表的国家的过去的独特经历, 就使我国代表团更加坚信你将能够领导我们圆满地结束工作。我国代表团保证, 在你从事工作的时候给予支持和合作。

我国代表团极其赞赏你的前任、尊敬的意大利代表阿莱希大使在三月份担任委员会主席期间所作出的贡献。如果我不提及这一点, 那就是疏忽大意了。他在这一阶段中所表现出的才干、机智和坚定性使委员会发展到今天这一阶段。

今天上午我的简短发言将专门讨论议程项目6, 即综合裁军方案, 特别是综合裁军方案的性质问题。

我国代表团相当重视综合裁军方案的性质。我国代表团认为, 这一方案将决定并反映出我们要作出的保证今后执行综合裁军方案的承诺的程度。把《综合裁军方案》纳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将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方案的信誉和价值, 并使拟定方案的长期、艰苦和吃力的工作得以大功告成。

我国代表团认识到委员会中的某些代表团对这一看法提出反对意见。譬如, 它们争辩说, 任何谈判的成功都将取决于各种因素, 它们说在作裁军努力时各国不能受法律的约束。不错我们的确不能孤立地看待裁军谈判, 但是在某个特定时期各国之间的关系是有关国家的行动的结果, 而且, 这种关系本身属于各国各自的责任范围之内的事, 这一点也同样是千真万确的。联系的理论能够也必须适用于两方面。因此, 虽然外因可影响裁军谈判, 但是特别是在取得了进展的情况下, 裁军谈判也可有助于规定各国之间的关系。

(苏恰斯纳先生, 印度尼西亚)

我们也相信可能存在这种一种担忧: 如果把《方案》纳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中, 那么当它没有取得成果时, 这一方案最终会成为指责某国或某几个国家的又一讲坛。如果果真发生没有成果的情况, 那么我们所有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会受到指责。不用说, 《最后文件》生动地提醒我们, 我们必须进行裁军, 否则我们就面临灭亡。因此, 仅仅由于几个国家的各种观念及其安全利益就把裁军的崇高目标搁置在一边, 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有些人对《最后文件》第11段提到的状况所根据的设想表示怀疑, 有些人甚至说第11段言过其实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人也歪曲了裁军的崇高目标。我国代表团知道, 有些军事战略家们鼓吹一场核战争是可以打赢的观点。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现有的局势, 所以他们提出的另一个基于这一错误前提的说法是: 改变这一局势是毫无意义的, 除了承认其为现实外没有其他办法。我国代表团所要指出的唯一的一点是——至少是为了这次简短发言的目的: 我们是否要继续生活在所谓恐怖均衡或威慑政策所造成的惶惶不安之中? 我国代表团认为无忧无虑地生活才是人类的一项根本权利。...

最后, 我认为我们大家从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得出的一个经验是光有政治承诺还不足以确保人们会执行《最后文件》。

我并不是说把《综合裁军方案》纳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中就可自动确保人们严格、忠实地执行方案。然而,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至少会得到这样的保证, 即人们将真心诚意地履行载入方案中的各项义务。

在联系小组的最后一次会议上,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要求我们就《方案》性质所持的两种态度寻求一种大家均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并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和仅以联大的名义提出建议之间作出抉择。

我并不是声称我国代表团已合适地通过这次简短发言对这一要求作出了答复。但是我必须承认, 我国代表团继续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应具有法律约束力。至于这一法律文书的适当形式我国代表团尚无定见。

主席: 感谢苏恰斯纳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主席)

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是否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

应我的请求，秘书处今天已散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载有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下周会议的时间表。正如我的前任所宣布的，4月9日星期五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里没有任何活动。因此，为了保持每周会议的次数，我们不得不同时召开各种会议。当然这并不是新的做法，在过去的几周内，我们已经同时召开过各种会议。唯一不同的是，在上述非正式文件中提到的各次会议上，我们可得到全套的会议服务设施。和往常一样，这个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我们可根据工作情况对其进行调整。但是，在我看来，载于上述非正式文件中的各种安排是委员会要在结束本届会议的第一期会议之前实施其所面临的各项工作所必需的最起码的安排。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同意这份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苏伊卡大使要求我向你们转告下述通知：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邀请各代表团于1982年4月5日星期一上午10时30分在第一会议室自由参加关于报告形式的非正式协商。”

我现在将宣布本次全体会议休会。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次全体会议将于4月6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现在休会。

下午12时15分散会

×× ×× ×× ×× ××